

文 圖 对照全译

五四  
經書

大系

天津古籍出版社

B 222.14 / <5:4>

1265896

(文白对照全译)

# 四書五經大系

第四卷

徐州府大图书馆



22653155

5-896

天津古籍出版社

# 春秋左传

( 下 )

李世光/注译

# 目 录

哀公..... 1

## 哀 公

## 哀公元年

## 【原文】

传 元年春，楚子围蔡，报柏举也。里而栽<sup>(1)</sup>，广丈，高倍。夫屯昼夜九日<sup>(2)</sup>，如子西之素<sup>(3)</sup>。蔡人男女以辨<sup>(4)</sup>，使疆于江、汝之间而还<sup>(5)</sup>。蔡于是乎请迁于吴。

吴王夫差败越于夫椒<sup>(6)</sup>，报携李也。遂入越。越子以甲楯五千，保于会稽<sup>(7)</sup>。使大夫种因吴大宰嚭以行成<sup>(8)</sup>，吴子将许之。伍员曰：“不可。臣闻之树德莫如滋，去疾莫如尽。昔有过浇杀斟灌以伐斟郢<sup>(9)</sup>，灭夏后相<sup>(10)</sup>。后缙方娠<sup>(11)</sup>，逃出自窞<sup>(12)</sup>，归于有仍，生少康焉<sup>(13)</sup>，为仍牧正<sup>(14)</sup>。慧浇<sup>(15)</sup>，能戒之。浇使椒求之<sup>(16)</sup>，逃奔有虞<sup>(17)</sup>，为之庖正<sup>(18)</sup>，以除其害<sup>(19)</sup>。虞思于是妻之以二姚<sup>(20)</sup>，而邑诸纶<sup>(21)</sup>。有田一成<sup>(22)</sup>，有众一旅<sup>(23)</sup>，能布其德，而兆其谋<sup>(24)</sup>，以收夏众，抚其官职。使女艾谍浇<sup>(25)</sup>，使季杼诱豷<sup>(26)</sup>，遂灭过、戈<sup>(27)</sup>，复禹之绩。祀夏配天，不失旧物<sup>(28)</sup>。今吴不如过，而越大于少康，或将丰之<sup>(29)</sup>，不亦难乎？句践能亲而务施<sup>(30)</sup>，施不失人，亲不弃劳，与我同壤而世为仇讎，于是乎克而弗取，将又存之，违天而长寇仇<sup>(31)</sup>，后虽悔之，不可食已<sup>(32)</sup>。姬之衰也<sup>(33)</sup>，日可俟也<sup>(34)</sup>。介在蛮夷，而长寇仇，以是求伯<sup>(35)</sup>，必不行矣。”弗听。退而告人曰：“越十年生聚<sup>(36)</sup>，而十年教训<sup>(37)</sup>，二十年之外，吴其为沼乎<sup>(38)</sup>！”三月，越及吴平。吴入越，不书，吴不告庆<sup>(39)</sup>，越不告败也。

夏四月，齐侯、卫侯救邯郸，围五鹿<sup>(40)</sup>。

吴之入楚也，使召陈怀公。怀公朝国人而问焉，曰：“欲与楚者右，欲与吴者左。陈人从田<sup>(41)</sup>，无田从党<sup>(42)</sup>。”逢滑当公而进<sup>(43)</sup>，曰：“臣闻国之兴也以福，其亡也以祸。今吴未有福，楚未有祸。楚未可弃，吴未可从。而晋，盟主也，若以晋辞吴，若何？”公曰：“国胜君亡，非祸而何？”对曰：“国之有是多矣，何必不复。小国犹复，况大国乎？臣闻国之兴也，视民如伤，是其福也。其亡也，以民为土芥<sup>(44)</sup>，是其祸也。楚虽无德，亦不艾杀其民<sup>(45)</sup>。吴日敝于兵<sup>(46)</sup>，暴骨如莽<sup>(47)</sup>，而未见德焉。天其或者正训楚也！祸之适吴，其何日之有<sup>(48)</sup>？”陈侯从之。及夫差克越，乃修先君之怨。秋八月，吴侵陈，修旧怨也。

齐侯、卫侯会于乾侯，救范氏也，师及齐师、卫孔圉、鲜虞人伐晋，取

棘蒲<sup>(49)</sup>。

吴师在陈，楚大夫皆惧，曰：“阖庐惟能用其民，以败我于柏举。今闻其嗣又甚焉。将若之何？”子西曰：“二三子恤不相睦，无患吴矣。昔阖庐食不二味<sup>(50)</sup>，居不重席<sup>(51)</sup>，室不崇坛<sup>(52)</sup>，器不彤镂<sup>(53)</sup>，宫室不观<sup>(54)</sup>，舟车不饰，衣服财用，择不取费<sup>(55)</sup>。在国，天有灾疠<sup>(56)</sup>，亲巡孤寡，而共其乏困。在军，熟食者分<sup>(57)</sup>，而后敢食。其所尝者，卒乘与焉<sup>(58)</sup>。勤恤其民而与之劳逸，是以民不罢劳，死知不旷<sup>(59)</sup>。吾先大夫子常易之<sup>(60)</sup>，所以败我也。今闻夫差次有台榭陂池焉<sup>(61)</sup>，宿有妃嬪嫔御焉<sup>(62)</sup>。一日之行，所欲必成，玩好必从。珍异是聚，观乐是务<sup>(63)</sup>，视民如仇，而用之日新<sup>(64)</sup>。夫先自败也已，安能败我？”

冬十一月，晋赵鞅伐朝歌。

### 【注释】

(1) 里而栽：离蔡都城一里构筑堡垒。(2) 夫屯昼夜九日：役夫屯驻九昼夜。(3) 素：预定计划。(4) 男女以辨：男女分别排列捆缚而出降。(5) 江、汝之间：长江之北，汝水之南。(6) 夫椒：越地，在今浙江绍兴县北。(7) 保于会稽：守住会稽。会稽，即会稽山，在今浙江绍兴县东南。(8) 种：文种，字禽，楚国南郢人。(9) 有过浇：襄公四年传云，寒浞杀羿，因其室而生浇，处浇于过。故此谓有过浇，详见襄公四年传。斟灌、斟郢：皆部落名。(10) 夏后相：夏代国君，夏启之孙，名相。后相失国，依于二斟，复为浇所灭。(11) 后缙：后相妻，有仍氏女。(12) 窞：城墙洞。(13) 少康：后缙遗腹子，夏代中兴帝王。(14) 牧正：牧官之长。(15) 慧：心怀仇恨。(16) 椒：浇臣。(17) 有虞：部落名，虞舜之后。(18) 庖正：掌饮食之官。(19) 以除其害：以免除浇的危害。(20) 虞思：有虞酋长名，姚姓，以二女妻少康。(21) 纶：地名，在今河南虞城县东南。(22) 成：方十里为成。(23) 旅：五百人为旅。(24) 兆其谋：开始谋划复国计划。兆，始。(25) 使女艾谍浇：让女艾打入浇处做间谍。女艾，少康臣。(26) 季杼：少康之子。豷：浇弟。(27) 过、戈：过，浇之国名；戈，豷之国名。(28) 旧物：原来的天下。(29) 丰：壮大。(30) 句践：越君。(31) 长寇仇：使仇敌增强壮大。(32) 不可食：吃不消。(33) 姬：吴姓，此指吴国。(34) 日可俟：计日可待。(35) 伯：霸主。(36) 生聚：生息积聚。(37) 教训：教育训练。(38) 沼：池沼。谓吴国将荡然无存。(39) 庆：胜利。(40) 五鹿：晋邑，详见僖公二十三年传注。(41) 从田：根据田地的方位而分立左右，即田在东者居左，为吴；田在西者居右，为楚。(42) 从党：附亲族而立。(43) 当公：不左不右。(44) 土芥：粪土草芥。(45) 艾：同刈。(46) 日敝于兵：每日都疲敝于战事。(47) 莽：草。(48) 何日之有：言日子不多。(49) 棘蒲：晋地，在今河北赵县境。(50) 食不二味：吃饭不备二样菜。(51) 居不重席：坐下不铺二层席。(52) 室不崇坛：房屋不建在高坛上。(53) 器不彤镂：器物不加雕饰。(54) 不观：不筑楼台亭阁。(55) 择不取费：选其实用，不尚华美。(56) 灾疠：水旱之灾，流行病疫。(57) 熟食者分：煮熟的饭菜使军士都能分到。(58) 其所尝者，

卒乘与焉：其所吃的甘珍异味，士兵也能得到。(59)不旷：不为徒死。旷，空。(60)易之：反之而行。(61)次：住处。(62)妃嬙嫫御：皆宫中内官，妃嬙为贵者，嫫御为贱者。(63)观乐：玩乐。(64)用之日新：役使百姓天天变化，无有止境。

### 【译文】

鲁哀公元年春季，楚昭王发兵围攻蔡国国都，以报复柏举那一战。楚军在距蔡都一里处修筑了堡垒，宽一丈，高两丈，并驻扎了九天九夜，这和从前令尹子西的预定计划一样。结果蔡国人男女分成两排出城投降。楚昭王命令他们迁到长江和汝水之间，然后便回去了。但蔡国人随后便向吴国人请求迁到吴国去。

吴王夫差在夫椒打败了越军，报了携李之战的仇，随后便攻进了越国。越王句践率领披甲执盾的五千名士卒退守会稽山，并派大夫文种通过吴国太宰伯嚭向吴国求和。吴王夫差准备答应越国的请求，伍子胥说：“不能同意讲和。据臣听说：‘树立德行最好是不断培植，铲除病毒最好是干净彻底。’从前有过国的君王浇杀了斟灌，攻打斟郢，灭亡了夏后相。当时后相的妻子后缙正有孕在身，她从城墙的排水道里逃了出来，回到娘家有仍氏，后来生了少康。少康长大之后，担任了有仍氏的牧正，他对浇充满了仇恨，但又处处提防他。浇派椒去搜寻他，他只好逃亡到了有虞国，并做了一名庖正，从而避免了这场灾难。有虞的首长虞思把两个女儿嫁给他为妻，并把他封在纶邑，有土地方圆十里，还有五百人。从此少康能广泛地施行德政，开始实施复兴夏朝的计划。收集了夏朝的大批遗民，安抚他的各级官员；又派臣子女艾打入浇的内部为间谍，派儿子季杼去引诱浇的弟弟豷。不久就灭了浇的过国和豷的戈国，终于复兴了禹王的大业，恢复了对夏朝祖先和天帝的祭祀，使夏朝的典章制度得以流传下来。现在的吴国还没有过国强大，而越国的力量却超过了少康，或许上天还要让越国进一步强盛起来，这样以来，如果吴国和赵国讲和，将来越国更难以对付。越王句践喜欢接近百姓而乐于施舍，乐于施舍就不会失去民心，亲近百姓则不会埋没有功之人。越国和我们土地相连，但世代都是仇敌。在这种情况下战胜了他们却又不去占领，并准备让他们继续生存下去，这无疑违背天命而使仇敌益发强大，日后即使后悔了，也吃不消了。作为姬姓的吴国，衰落指日可待。我们处在越国和楚国夹缝之中，又使仇敌得以壮大，却还指望以此来谋求成为诸侯的盟主，绝对行不通。”吴王不听。伍子胥退出来之后告诉别人说：“从今以后越国用十年时间繁衍人口积聚财富，用十年时间教育百姓训练兵马。二十年之后，吴国的宫室恐怕就要变成池沼了啊。”三月，越国和吴国讲和。对这次吴国侵入越国一事，《春秋》没有加以记载，是因为吴国没有前来报告胜利，越国

也没有报告失败。

夏季四月，齐景公、卫灵公领兵前去救援邯郸，包围了五鹿。

当初吴国侵入楚国的时候，曾派人去召请陈怀公。陈怀公便在朝廷上征求国人的意见说：“愿意亲近楚国的请站在右边，愿意亲近吴国的请站在左边。陈国人中有田地的根据田地所在的方向决定左右，没有田地的人则和他们的党族站在一起。”这时逢滑正面对着怀公走上前去说：“臣听说：国家的兴盛是因为福，而其灭亡则是因为祸。现在吴国没有福，楚国也没有祸，因此对楚国不能随便丢弃，对吴国也不能盲目随从。晋国是诸侯盟主，如果以晋国为借口而拒绝吴国，怎么样？”怀公说：“吴国胜利楚君逃亡，对楚国来说不是灾祸是什么？”逢滑回答说：“国家遇到这种情况的时候多的是，为什么就能肯定他们不能再次复兴？一个弱小国家尚且能得以复兴，更何况是一个大国呢？据臣所知，国家兴盛的时候，就会倍加关心百姓如同对待伤员一样，这反而成为一个国家的福气；反之当国家灭亡的时候，就会视百姓生命如草芥粪土，这样就会成为国家的祸害。楚国虽然缺少德行，但它并没有滥杀百姓。吴国每日在战争中衰败下去，将士的尸骨暴露荒野不计其数，却从未听说过他们有什么德行。或许是上天正在给楚国一个血的教训，吴国大祸临头，也不会很久了。”陈怀公听了他的话。等到夫差战胜越国，便准备报复陈国。秋季八月，吴军入侵陈国，就是对陈国不听阖庐召唤的报复。

齐景公、卫灵公在乾侯会见，商议如何救援范氏。随后鲁军便会同齐军、卫国的孔圉、鲜虞人攻打晋国，夺取了棘蒲。

吴军驻扎在陈国，这使楚国的大夫们都很担心。他们说：“吴国阖庐就是因为善于使用他的百姓，所以才在柏举把我们打败。现在听说他的继承人比他还要厉害，这可如何是好？”子西说：“你们几个只应该尽力团结一致，不必担心吴国。从前阖庐吃饭时只上一道菜，坐位下面铺一层席子，盖房不起高坛，器物不雕花纹，宫室内不建亭台楼阁，车船不加装饰，衣物和用品只求实用不尚奢靡。在国内只要发生了天灾和疾病，他必定亲自去探视安抚孤儿鳏寡并救助他们。在军队中，食物做好之后他必定分给将士们之后，自己才敢吃，每当他吃山珍海味的时候，也必定分给战士们一份。经常关心百姓，和他们同劳动同享受同甘苦共患难，因此百姓丝毫不感到疲劳，认为累死战死也值得。我们的先大夫子常的所作所为却恰恰与此相反，所以才使我国导致失败。但现在我听说夫差每到一处必然兴建楼台池沼，睡觉也必定有嫔妃宫女陪伴。即使外出一天，也要把想要的东西都要回去，把喜欢的东西都随身带去。一心积聚珍奇宝物，终日沉溺声色犬马，视百姓如仇敌，而用起他们来却无休无止。这无疑是要自己把自己打败，又怎么能打败我们



呢？”

冬季十一月，晋国的赵鞅领兵攻打朝歌，讨伐范氏和中行氏。

## 哀公二年

### 【原文】

传 二年春，伐邾，将伐绞<sup>(1)</sup>。邾人爱其土，故赂以漈、沂之田而受盟<sup>(2)</sup>。

初，卫侯游于郊，子南仆<sup>(3)</sup>。公曰：“余无子<sup>(4)</sup>，将立女。”不对。他日，又谓之，对曰：“郟不足以辱社稷，君其改图。君夫人在堂，三揖在下<sup>(5)</sup>。君命祗辱<sup>(6)</sup>。”

夏，卫灵公卒。夫人曰：“命公子郟为太子，君命也。”对曰：“郟异于他子。且君没于吾手<sup>(7)</sup>，若有之，郟必闻之。且亡人之子辄在<sup>(8)</sup>。”乃立辄。

六月乙酉<sup>(9)</sup>，晋赵鞅纳卫太子于戚。宵迷<sup>(10)</sup>，阳虎曰：“右河而南<sup>(11)</sup>，必至焉。”使太子纒<sup>(12)</sup>，八人衰经，伪自卫逆者。告于门，哭而入，遂居之。

秋八月，齐人输范氏粟，郑子姚、子般送之<sup>(13)</sup>。士吉射逆之，赵鞅御之，遇于戚。阳虎曰：“吾车少，以兵车之旆<sup>(14)</sup>，与罕、驷兵车先陈。罕、驷自后随而从之，彼见吾貌，必有惧心。于是乎会之<sup>(15)</sup>，必大败之。”从之。卜战，龟焦。乐丁曰<sup>(16)</sup>：“《诗》曰：‘爰始爰谋，爰契我龟<sup>(17)</sup>。’谋协以故，兆询可也。”简子誓曰：“范氏、中行氏，反易天明<sup>(18)</sup>，斩艾百姓，欲擅晋国而灭其君。寡君恃郑而保焉。今郑为不道，弃君助臣，二三子顺天明，从君命，经德义，除诟耻，在此行也。克敌者，上大夫受县，下大夫受郡，士田十万，庶人工商遂<sup>(19)</sup>，人臣隶圉免<sup>(20)</sup>。志父无罪<sup>(21)</sup>，君实图之。若其有罪，绞缢以戮，桐棺三寸<sup>(22)</sup>，不设属辟<sup>(23)</sup>，素车朴马<sup>(24)</sup>，无入于兆<sup>(25)</sup>，下卿之罚也。”

甲戌<sup>(26)</sup>，将战，邰无恤御简子<sup>(27)</sup>，卫太子为右。登铁上<sup>(28)</sup>，望见郑师众，太子惧，自投于车下。子良授太子绥而乘之<sup>(29)</sup>，曰：“妇人也。”简子巡列<sup>(30)</sup>，曰：“毕万<sup>(31)</sup>，匹夫也。七战皆获，有马百乘，死于牖下<sup>(32)</sup>。群子勉之，死不在寇<sup>(33)</sup>。”繁羽御赵罗，宋勇为右<sup>(34)</sup>，罗无勇，麋之<sup>(35)</sup>。吏诘之，御对曰：“疢作而伏<sup>(36)</sup>。”卫太子祷曰：“曾孙蒯聩敢昭告皇祖文王，烈祖康叔，文祖襄公：郑胜乱从<sup>(37)</sup>，晋午在难<sup>(38)</sup>，不能治乱，使鞅讨之。蒯聩不敢自佚<sup>(39)</sup>，备持矛焉。敢告无绝筋，无折骨，无面伤，以集大

事<sup>(40)</sup>，无作三祖羞<sup>(41)</sup>。大命不敢请<sup>(42)</sup>，佩玉不敢爱。”

郑人击简子中肩，毙于车中<sup>(43)</sup>，获其蜂旗<sup>(44)</sup>。太子救之以戈，郑师北，获温大夫赵罗<sup>(45)</sup>。太子复伐之，郑师大败，获齐粟千车。赵孟喜曰：“可矣。”傅僂曰<sup>(46)</sup>：“虽克郑，犹有知在，忧未艾也<sup>(47)</sup>。”

初，周人与范氏田，公孙龙税焉<sup>(48)</sup>。赵氏得而献之，吏请杀之。赵孟曰：“为其主也，何罪？”止而与之田。及铁之战，以徒五百人宵攻郑师，取蜂旗于子姚之幕下，献曰：“请报主德”。追郑师。姚、般、公孙林殿而射，前列多死。赵孟曰：“国无小。”既战，简子曰：“吾伏弢呕血<sup>(49)</sup>，鼓音不衰，今日我上也<sup>(50)</sup>。”太子曰：“吾救主于车，退敌于下，我，右之上也。”邴良曰：“我两鞞将绝<sup>(51)</sup>，吾能止之，我，御之上也。”驾而乘材，两鞞皆绝。

吴泄庸如蔡纳聘，而稍纳师<sup>(52)</sup>。师毕入，众知之。蔡侯告大夫，杀公子驷以说，哭而迁墓。冬，蔡迁于州来。

### 【注释】

(1) 绞：邾邑，在今山东滕县北。(2) 灋、沂：二水名，皆流经邾境。(3) 子南：卫灵公之子，名郢。(4) 无子：即无嫡子。(5) 三揖：指卿、大夫、士。(6) 君命祗辱：有辱君命。(7) 君没于吾手：意为侍候国君至死。(8) 亡人：指太子蒯聩。(9) 乙酉：十七日。(10) 宵迷：夜间迷路。(11) 右河而南：右行渡河往南。(12) 纁(wèn)：古代一种丧服，脱帽，以布括发。(13) 子姚、子般：即罕达、驷弘。(14) 旆：大将之旗。(15) 会之：与他们会战。(16) 乐丁：晋大夫。(17) 爰始爰谋，爰契我龟：句出《大雅·绵》篇。意为开始谋划，于是占卜。前二爰字为语首助词，无义。后一爰字义为乃。契龟，占卜。(18) 反易天明：违背天命。明，通命。(19) 遂：做官，古代庶人工商世承其业，不得仕进。(20) 人臣隶圉免：做人奴隶的使为自由民。(21) 志父：即赵鞅。(22) 桐棺三寸：使用三寸厚的桐木棺材。桐棺三寸为刑余罪人的丧具。(23) 属辟：外棺。(24) 素车朴马：装运棺材的车马不加装饰。(25) 兆：兆域，即同族人的墓地。(26) 甲戌：八月七日。(27) 邴无恤：即王良。(28) 铁：丘名。在今河南濮阳县西北。(29) 子良：即邴无恤。绥：绳索。(30) 巡列：巡视队伍。(31) 毕万：晋臣，详见闵公元年传。(32) 死于牖下：意为得以善终。牖，窗户。(33) 死不在寇：言勇战者未必死于敌人之手。(34) 繁羽、赵罗、宋勇：三人皆晋大夫。(35) 麋之：绑在车上。麋，束。(36) 疢：疟疾。(37) 郑胜乱从：郑胜扰乱常道。郑胜，郑声公名。(38) 午：晋定公名。(39) 佚：同“逸”，安逸。(40) 集大事：成就大事。(41) 三祖：即皇祖、烈祖、文祖。(42) 大命：死生之命。(43) 毙：跌倒。(44) 蜂旗：旗名。(45) 赵罗：与上文赵罗非一人。(46) 傅僂：赵简子的下属。(47) 艾：止。(48) 公孙龙税焉：公孙龙为范氏收税为范氏家臣。(49) 伏弢：伏在弓袋上。(50) 上：上等功。(51) 鞞：即鞞，控制驂马的皮绳。(52) 稍纳师：逐渐将军队引入蔡国。

### 【译文】

鲁哀公二年春季，鲁国发兵攻打邾国，准备先攻打绞邑。邾国人珍惜他们的土地，因此便把濞、沂两处的土地送给鲁国，并接受了盟约。

当初，卫灵公曾到郊外游玩，由他的儿子公子郢驾车。灵公说：“我没有嫡子，准备立你为太子。”公子郢没有任何表示。过了几天灵公又对他说起此事，他说：“我不堪此重任，父王还是改变这一决定。有君夫人在堂上，有卿、大夫、士在堂下，您不和他们商量就这么答应我，恐怕只能辜负您的好心了。”

夏季，卫灵公去世。夫人说：“立公子郢为太子，这是君王生前的命令。”公子郢回答说：“我的志向和其他兄弟不同。况且我一直陪伴君王到死，如果君王有这遗命，我一定能听到。再说还有逃亡在外的蒯聩的儿子在这里，应该立他。”于是便立了辄为新君。

六月十七日，晋国的赵鞅把卫国的太子蒯聩送到卫国的戚地。夜间迷失了方向，阳虎说：“向右走到黄河，渡河后再向南走就一定能走到。”他们让太子摘下帽子，八个人身穿丧服，伪装成从卫都前来迎接太子的人，告诉守门人之后，便哭着进去了，随后就住在这里。

秋季八月，齐国人给范氏送去粮食，由郑国的子姚和子般负责押送。范吉射出来迎接他们，赵鞅则率军拦阻，双方在戚地相遇。阳虎对赵鞅说：“我们的车辆较少，应该把大将的旗帜插到车上，并在子姚、子般的战车到来之前摆好阵势。等子姚、子般从后面赶到，他们看到我，一定会感到害怕。这时候和他们交战，就一定能取得胜利。”赵鞅接受了这一建议，并占卜作战的吉凶，结果竟把龟甲烧焦了。晋大夫乐丁说：“《诗经》说：‘先行谋划，再行占卜。’既然人的意见已经统一了，按照过去占卜的吉兆去做就行了。”赵鞅发誓说：“范氏、中行氏违背天意，残害百姓，企图独揽晋国大权而灭亡国君。本来寡君指望依靠郑国得以保护，没有想到现在郑国倒行逆施，背弃国君而去帮助乱臣贼子。我们几个人顺应天命，服从君令，主持正义，消除耻辱，就在今天这一战了。谁要战胜敌人，是上大夫的，封给县邑，是下大夫，受封郡邑，士兵则可以受封田地十万亩，平民和工匠、商人可以做官，奴隶可以恢复自由。如果我战胜敌人从而得以免于罪过，也请君王加以考虑！如果我战败获罪，就请求把我处以绞刑，死后只用三寸厚的桐棺，既不使用外棺，也不用彩饰的车马运送灵柩，也不要葬在本族墓地上，这是对下卿所作的惩罚。”

八月七日，准备开始作战。邾无恤为赵鞅驾车，卫国的太子为车右。他们登上铁丘，远远看到郑军人马很多，卫国太子竟然吓得从车上跌落下来。

邰无恤赶紧递给他一条带子，让他拉着登上车，并对他说：“你简直象个女人。”赵鞅视察队伍时说：“从前先君献公的车右毕万是一个普通的人，他在七次战斗中都俘虏了敌人，结果战后被赐给四百匹马，正常而死，希望大家也能努力作战。英勇作战并不一定会战死。”繁羽为赵罗驾车，宋勇为车右。赵罗胆子很小，于是就让人把他绑在车上，当旁边的军官问他怎么回事的时候，繁羽回答说：“疟疾发作了，所以才趴下。”卫国的太子祷告说：“我蒯聩作为一个曾孙诚惶诚恐地向皇祖文王、列祖康叔、文祖襄公报告：郑胜倒行逆施，晋君身陷危难，不能亲自领兵平叛，特地派赵鞅讨伐。我不敢贪图安逸，也拿起武器加入了征战的行列。祈求祖先们保佑我不伤筋骨不伤面容，以成大事，不致给三位祖先带耻辱。这完全是为了维护祖先的功业，并非为了我个人的生死而请求，为此我宁可舍弃自己的封邑与爵位。”

郑国人在交战后猛击赵鞅的肩膀，赵鞅倒在车中，郑国人乘机把大旗拔走。太子蒯聩持戈前去救援，把郑军打退，但温大夫赵罗却被抓走。蒯聩又去攻打郑军，郑军又一次被打败，缴获了齐国的上千车粮食。赵鞅大喜，说：“现在好了。”傅佻说：“虽然战胜了郑军，但还有知氏在那里，晋国的忧患还没有完全消除。”

当初，周王室给了范氏一些田地，公孙龙为范氏去收税时，赵氏的人把他抓了起来献给了赵鞅，并请求把他杀掉。赵鞅说：“他也是为他的主人尽忠，有什么罪呢？”不但不杀公孙龙，而且还送给他一些田地。等到这次铁丘之战打响后，公孙龙率领五百士卒在夜里攻打郑军，冲到子姚的帐幕下把那面被夺走的大旗又夺了回来，献给赵鞅，并说：“以此报答将军对我的不杀之恩。”接着晋国继续追赶郑军，子姚、子般、公孙林走在队伍后面边退边射，晋军前锋死伤很多。赵鞅说：“看来对小国也不能轻视啊。”战斗结束后，赵鞅说：“我趴在弓箭袋上吐血不止，但仍然不停地击鼓，今天我的功劳最大。”太子说：“我冲到车前去营救您，又把敌人击退，在车右中我的功劳最大。”邰无恤说：“我那辆战车上的驂马的肚带都快要断了，我还能控制住它们，我在御者中是功劳最大的。”他怕人不相信，说完便在车上装上一块木材，驂马一拉，果然肚带断了。

吴国的泄庸利用到蔡国送聘礼的机会，把军队偷偷带进了蔡国。等吴军全部进入蔡都后，蔡国人才知道。蔡昭公把这件事告诉了大夫们，并杀了公子驷以威慑那些不愿迁到吴国的人。随后，便哭着把先君的坟墓迁出。冬季，蔡国人迁到州来。

## 哀公三年

## 【原文】

传 三年春，齐、卫围戚，求援于中山。

夏五月辛卯<sup>(1)</sup>，司铎火<sup>(2)</sup>。火逾公宫，桓、僖灾<sup>(3)</sup>。救火者皆曰：“顾府<sup>(4)</sup>。”南宫敬叔至命周人出御书<sup>(5)</sup>，俟于宫，曰：“庇女而不在<sup>(6)</sup>，死。”子服景伯至，命宰人出礼书<sup>(7)</sup>，以待命，命不共<sup>(8)</sup>，有常刑。校人乘马<sup>(9)</sup>，巾车脂辖<sup>(10)</sup>。百官官备<sup>(11)</sup>，府库慎守，官人肃给<sup>(12)</sup>。济濡帷幕<sup>(13)</sup>，郁攸从之<sup>(14)</sup>，蒙茸公屋<sup>(15)</sup>。自大庙始，外内以浚<sup>(16)</sup>，助所不给<sup>(17)</sup>。有不用命，则有常刑，无赦。公父文伯至，命校人驾乘车。季桓子至。御公立于象魏之外<sup>(18)</sup>。命救火者伤人则止<sup>(19)</sup>，财可为也。命藏《象魏》，曰：“旧章不可亡也<sup>(20)</sup>。”富父槐至，曰：“无备而官办者<sup>(21)</sup>，犹拾渚也<sup>(22)</sup>。”于是乎去表之槁<sup>(23)</sup>，道还公宫<sup>(24)</sup>。

孔子在陈，闻火，曰：“其桓、僖乎。”

刘氏、范氏世为婚姻，莒弘事刘文公，故周与范氏。赵鞅以为讨。六月癸卯<sup>(25)</sup>，周人杀莒弘。

秋，季孙有疾，命正常曰<sup>(26)</sup>：“无死。南孺子之子<sup>(27)</sup>，男也，则以告而立之。女也，则肥也可<sup>(28)</sup>。”季孙卒，康子即位。既葬，康子在朝。南氏生男，正常载以如朝，告曰：“夫子有遗亡，命其圉臣曰<sup>(29)</sup>：‘南氏生男，则以告于君与大夫而立之。’今生矣，男也，敢告。”遂奔卫。康子请退<sup>(30)</sup>。公使共刘视之<sup>(31)</sup>，则或杀之矣，乃讨之。召正常，正常不反。

冬十月，晋赵鞅围朝歌，师于其南。荀寅伐其郛，使其徒自北门入，已犯师而出<sup>(32)</sup>。癸丑<sup>(33)</sup>，奔邯郸。

十一月，赵鞅杀士皋夷<sup>(34)</sup>，恶范氏也。

## 【注释】

(1) 辛卯：二十八日。(2) 司铎：官署名。(3) 桓、僖灾：桓公、僖公庙被火烧毁。(4) 顾府：保护府库。(5) 命周人出御书：命令周人拿出国君所阅之书。周人，掌管周书典籍之官。(6) 庇女：即庇于女，意为托你保护好。庇，借为庇。(7) 宰人：即宰夫，掌管法令礼数的官员。(8) 命不共：奉命不尽职。(9) 校人乘马：校人驾上马。校人，掌国君马匹的官员。(10) 巾车脂辖：巾车给车轴涂上油。巾车，车官之长。(11) 官备：坚守岗位。(12) 官人肃给：主管馆舍的官员严格供应。(13) 济濡帷幕：将帷幕浸湿。(14) 郁攸：灭火器具。(15) 蒙茸：以湿物覆盖。(16) 外内以浚：先内后外，依次扑救。浚，次。(17) 不给：人力物力不足者。(18) 象魏：古代诸侯宫室有三门，库门、雉门、路门。雉门即宫室南门。雉门两旁，积土为台，台上筑重屋叫楼，楼可以观望，故称为观。国家的法令常悬于观上，故又叫做象魏。(19) 伤人：受伤之人。(20) 旧章：即象魏，指文献律令。(21) 官办：百官各尽职守。(22) 拾渚：从地

上捡起汤汁。槁，汁。(23) 去表之槁：清除火道上的干枯易燃物。(24) 道还公官：环绕公官开辟火巷。还，同“环”。(25) 癸卯：十一月。(26) 正常：季孙的宠臣。(27) 南孺子：季桓子之妻。(28) 肥：季康子。(29) 圉臣：贱臣。(30) 退：避位。(31) 共刘：鲁大夫。(32) 犯师：突围。(33) 癸丑：二十三日。(34) 干皋夷：即定公十三年传之范皋夷。

### 【译文】

鲁哀公三年春季，齐国、卫国发兵围攻戚地，戚地向鲜虞紧急求救。

夏季五月二十八日，鲁国的司铎宫发生了火灾。大火越过公宫，蔓延到了桓公和僖公庙。救火的人们都喊着要保护府库不要着火。孔子的弟子南宫敬叔跑来，命令负责管理周朝典籍的官员把君王所读的书都搬出来，并在公宫门口等候，还对他说：“这些书都交给你了，如有损失，我就把你处死！”子服景伯也来了，他让宰夫把礼书都搬出来等候命令，并警告他如果失职，将依法惩处。然后又下令管理马匹的人准备好马，管理车辆的人给车轴上好油，以等待使用。每个官员都坚守岗位，府库加强管理，负责管理馆舍的官员要保证各种供应。又用水浇湿帷幕把火焰附近的東西遮盖上，并准备了救火的器具放在旁边。还用浇湿的帷幕把公室的房子都遮盖起来，从太庙开始，从外到内依次蒙上。对力量不足的加以帮助。凡有不听从指挥的，依法惩办，不予赦免。公父文伯也来了，命令马官为君王的车子套上马。季桓子来到，手执马鞭站在象魏门之外，准备随时为君王驾车离开。他下令救火的人一旦受伤就赶快下来，因为财物烧毁了还可以再创造。又命令把法令典章都收藏起来，他说：“旧的典章文献不能丢失。”富父槐也来了，他说：“平时不准备好应付火灾的防范措施，到这时候才让百官各负其责，这就象水洒在地上一样无法收拾。”于是就组织人搬掉火头前面的各种易燃物品，并在公宫四周开辟了火巷，从而使大火不致蔓延公官。

当时孔子正在陈国，听说发生了火灾，说：“这恐怕是上天要毁掉桓、僖二庙吧。”

刘氏和范氏世代结为婚姻，莒弘事奉刘文公，因此周王室偏向范氏，为此越鞅强烈谴责王室和范氏。六月十一日，周朝的人杀了莒弘。

秋季，季桓子患了病，他对宠臣正常下令说：“你切不可为我而死！我夫人南孺子如果生下男孩，就报告君王，立此子为继承人；如果是女孩，那就可以立肥为继承人。”季桓子死后，康子摄位。安葬了季桓子之后，康子便在朝廷上听命。这时南孺子生了一个男孩，正常便抱着他来到朝廷上报告说：“王公生前曾留下遗言说：‘南氏生男，则报告君王和大夫们，并立他为继承人。’现在生了这个男孩，特此报告。”说完便迅速逃亡到了卫国。于是

康子请求退位。哀公派大夫共刘前去察看，发现刚刚生下的这个男孩已经被别人杀死了，于是就下令捉拿凶手，又召请正常回国，正常不敢回来。

冬季十月，晋国的赵鞅围攻朝歌，大军驻扎在朝歌之南。荀寅从里边率军攻打朝歌外城，他的城外的部下则从北门冲了进来，荀寅、范吉射便从北门突围而出。二十三日，两人又逃亡到了邯郸。

十一月，赵鞅杀了士夷皋，这是因为厌恶范氏而迁怒于他。

## 哀公四年

### 【原文】

传 四年春，蔡昭侯将如吴，诸大夫恐其又迁也，承<sup>(1)</sup>。公孙翩逐而射之，入于家人而卒<sup>(2)</sup>。以两矢门之<sup>(3)</sup>，众莫敢进。文之错后至<sup>(4)</sup>，曰：“如墙而进，多而杀二人。”错执弓而先，翩射之，中肘。错遂杀之，故逐公孙辰，而杀公孙姓、公孙盱<sup>(5)</sup>。

夏，楚人既克夷虎<sup>(6)</sup>，乃谋北方。左司马鬻、申公寿余、叶公诸梁致蔡于负函<sup>(7)</sup>，致方城之外于缙关<sup>(8)</sup>，曰：“吴将沂江入郢<sup>(9)</sup>，将奔命焉<sup>(10)</sup>。”为一昔之期<sup>(11)</sup>，袭梁及霍<sup>(12)</sup>。单浮余围蛮氏<sup>(13)</sup>，蛮氏溃。蛮子赤奔晋阴地<sup>(14)</sup>。司马起丰、析与狄戎<sup>(15)</sup>，以临上洛<sup>(16)</sup>。左师军于菟和<sup>(17)</sup>，右师军于仓野<sup>(18)</sup>，使谓阴地之命大夫士蔑曰<sup>(19)</sup>：“晋、楚有盟，好恶同之。若将不废，寡君之愿也。不然，将通于少习以听命<sup>(20)</sup>。”士蔑请诸赵孟。赵孟曰：“晋国未宁，安能恶于楚，必速与之。”士蔑乃致九州之戎<sup>(21)</sup>，将裂田以与蛮子而城之<sup>(22)</sup>，且将为之卜。蛮子听卜，遂执之，与其五大夫<sup>(23)</sup>，以畀楚师于三户<sup>(24)</sup>。司马致邑，立宗焉，以诱其遗民<sup>(25)</sup>，而尽俘以归。

秋七月，齐陈乞、弦施、卫宁跪救范氏。庚午<sup>(26)</sup>，围五鹿。九月，赵鞅围邯郸。冬十一月，邯郸降。荀寅奔鲜虞，赵稷奔临<sup>(27)</sup>。十二月，弦施逆之，遂堕临。国夏伐晋，取邢、任、栾、郟、逆时、阴人、孟、壶口<sup>(28)</sup>。会鲜虞，纳荀寅于柏人<sup>(29)</sup>。

### 【注释】

(1) 承：紧跟。(2) 家人：百姓之家。(3) 门之：守住门口。(4) 文之错：蔡昭侯之臣。(5) 公孙盱：即公孙霍。(6) 夷虎：叛楚的蛮夷人。(7) 致蔡于负函：在负函召集蔡人。负函，地名，在今河南信阳县境。(8) 缙关：在今河南方城县。(9) 沂：逆流而上。(10) 奔命：奔走听命。(11) 昔：夕。(12) 梁、霍：二地名，梁在今河南临汝县西，霍在梁西南。(13) 蛮氏：详见成公六年传注。(14) 阴地：在今河南卢氏县东

北。(15)起：征召。(16)上洛：即今陕西商县。(17)菟和：山名，在今陕西商县东。(18)仓野：在商县东南。(19)命大夫：周王或晋侯所亲自任命的大夫。(20)通于少习：打通少习山。意为与秦军联合以攻晋。(21)九州之戎：见昭公二十二年传注。(22)裂：分。(23)五大夫：蛮子之大夫五人。(24)三户：邑名，在今河南淅川县西南。(25)遗民：逃散的百姓。(26)庚午：十四日。(27)临：故城在今河北临县西南。(28)邢、任等：八邑名，均为晋地。(29)柏人：邑名，在今河北隆尧县西南。

### 【译文】

鲁哀公四年春季，蔡昭公准备到吴国去。他的大夫们担心他又要把国家迁往吴国，便准备杀了他。公孙翩保护着昭公逃跑，大夫们紧追并用箭射昭公，昭公逃到一个百姓家里就死了。公孙翩拿着两枝箭守在这家百姓的门口，便没有人敢再向前了。大夫文之锴随后赶到，他说：“大家排成一道人墙前进，他顶多能杀死两个人。”文之锴手执弓走在前面，公孙翩向他射了一箭，射中了肘部，他反手一箭，将公孙翩杀死。并因此而赶走了公孙辰，杀了公孙姓、公孙盱。

夏季，楚国人战胜背叛它的夷虎之后，准备进攻北方。左司马馯、申公寿余、叶公诸梁在负函集合了蔡国人，又在缙关集合了方城之外的人，对他们说：“吴国军队准备溯长江而上攻打郢都，我们将要赶去援救。”并限定一晚上就准备好，第二天便袭击梁地和霍地。单浮余围攻蛮氏，结果蛮氏溃散，蛮子赤逃亡到了晋国的阴地。司马馯动员丰地、析地和狄戎一起去攻打上雒。左翼部队从菟和出发，右翼部队从仓野出发，并派人告诉阴地的大夫士蔑说：“晋、楚两国曾有盟约，好恶一致。如果双方能履行这一盟约，将是寡君最大的愿望，不然，我们打通少习山之后再来听候贵国的命令。”士蔑急忙向赵鞅请示。赵鞅说：“晋国还没有安定下来，怎么能和楚国结仇？你赶快把蛮子交给他们。”于是士蔑便集合九州之戎，诈称要封地给蛮子并为他筑城，且准备为此而占卜。蛮子前来接受占卜时，士蔑便把他和他的五个大夫抓了起来，在三户把他们交给了楚军。楚国的司马又诈称要封邑给蛮子并为他策立继承人，以引诱蛮氏的百姓，然后把他们都抓了起来带回楚国。

秋季七月，齐国的陈乞、弦施、卫国的宁跪发兵救援范氏。十四日，包围了五鹿。九月，赵鞅围攻邯郸。冬季十一月，邯郸宣布投降。荀寅逃亡到了鲜虞，赵稷则逃亡到了临邑。十二月，弦施前去迎接赵稷，拆毁了临邑的城墙。齐国的国夏攻打晋国，一连夺取了邢地、任地、栾地、郟地，逆时、阴人、孟地、壶口等，并会合鲜虞人，把荀寅送到了柏人。



## 哀公五年

### 【原文】

传 五年春，晋围柏人，荀寅、士吉射奔齐。

初，范氏之臣王生恶张柳朔，言诸昭子<sup>(1)</sup>，使为柏人<sup>(2)</sup>。昭子曰：“夫非而仇乎？”对曰：“私仇不及公，好不废过<sup>(3)</sup>，恶不去善<sup>(4)</sup>，义之经也。臣敢违之。”及范氏出<sup>(5)</sup>，张柳朔谓其子：“尔从主，勉之。我将止死，王生授我矣<sup>(6)</sup>。吾不可以僭之<sup>(7)</sup>。”遂死于柏人。

夏，赵鞅伐卫，范氏之故也，遂围中牟。

齐燕姬生子<sup>(8)</sup>，不成而死<sup>(9)</sup>，诸子鬻姒之子荼，嬖。诸大夫恐其为大子也，言于公曰：“君之齿长矣，未有天子，若之何？”公曰：“二小子间于忧虞<sup>(10)</sup>，则有疾疢<sup>(11)</sup>。亦姑谋乐，何忧于无君？”公疾，使国惠子、高昭子立荼<sup>(12)</sup>，置群公子于莱<sup>(13)</sup>。秋，齐景公卒。冬十月。公子嘉、公子驹、公子黔奔卫，公子辄、公子阳生来奔。莱人歌之曰：“景公死乎不与埋，三军之事乎不与谋。师乎师乎<sup>(14)</sup>，何党之乎<sup>(15)</sup>？”

郑驷秦富而侈，嬖大夫也<sup>(16)</sup>，而常陈卿之车服于其庭。郑人恶而杀之。子思曰<sup>(17)</sup>：“《诗》曰：‘不解于位，民之攸斲<sup>(18)</sup>。’不守其位，而能久者鲜矣。《商颂》曰：‘不僭不滥<sup>(19)</sup>，不敢怠皇<sup>(20)</sup>，命以多福。’”

### 【注释】

(1) 昭子：即范吉射。(2) 为柏人：作柏人之宰。(3) 好不废过：喜好不掩弃过错。(4) 恶不去善：厌恶不排除善良。(5) 出：逃出柏人，奔齐。(6) 授我：使我死于节操。(7) 僭：不守信用。(8) 燕姬：齐景公嫡夫人。(9) 不成：未成年。(10) 间于忧虞：参与忧虑。(11) 疾疢：疾病。(12) 国惠子、高昭子：即国夏、高张。(13) 莱：齐东部边境邑。(14) 师：众。(15) 何党之：到哪里有所投靠。(16) 嬖大夫：下大夫。(17) 子思：子产之子国参。(18) 不解于位，民之攸斲：句出《诗经·大雅·假乐》。解，同“懈”。攸，所。斲，安宁。(19) 不僭不滥：不出差错不自满。(20) 怠皇：懈怠偷闲。皇同“遑”。

### 【译文】

鲁哀公五年春季，晋军围攻柏人，荀寅和范吉射又逃亡到了齐国。

当初，范氏的家臣王生非常讨厌张柳朔，便建议范吉射让张柳朔出任柏人的宰邑。吉射说：“他不是你的仇人吗？”王生回答说：“私人之间的怨仇